



张骞出使西域壁画

张骞出塞

文/白笃

张骞,西汉汉中成固(今陕西城固县)人。汉武帝刘彻即位时,张骞已在朝廷担任名为“郎”的侍从官。他“为人强力,宽大信人”,具有坚韧不拔、心胸开阔,并能以信义待人的优良品质。

西汉建国时,北方面临一个强大游牧民族(突厥、匈奴)的威胁。春秋战国以后,匈奴开始跨进阶级社会的门槛,各部分别形成奴隶制小国,其国王称“单于”。楚汉战争时期,冒顿单于乘机扩张势力,相继征服周围的部落,灭东胡、破月氏,控制了中国东北部、北部和西部广大地区,建立起统一的奴隶主政权和强大的军事机器。匈奴经常率领强悍的骑兵,侵占汉朝的领土,骚扰和掠夺中原居民。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冬,冒顿单于率骑兵围攻晋阳(今山西太原)。刘邦亲领三十二万大军迎战,企图一举击溃匈奴主力。结果,刘邦反被冒顿围困于白登(今山西大同东),七日不得食,只得采用陈平的“奇计”,暗中遣人纳贿于冒顿的阏氏夫人,始得解围。从此,刘邦再不敢用兵于北方。后来的惠帝、吕后,和文景二帝,考虑到物力、财力的不足,对匈奴也都只好采取“和亲”、馈赠及消极防御的政策。但匈奴

贵族,仍寇边不已。文帝时代,匈奴骑兵甚至深入甘泉,进逼长安,严重威胁着西汉王朝的安全。

一个偶然的时机,汉武帝从一匈奴俘虏口中了解到,西域有个大月氏国家,其王被匈奴单于杀死,还把他的头颅做成酒器。月氏人忍受不了匈奴的奴役,便迁徙到天山北麓的伊犁河流域。后又受乌孙国的攻击,再向西南迁到妫水(今阿姆河)流域。月氏王想报杀父之仇,但苦于无人相助。武帝了解这些情况后,想联合大月氏,以“断匈奴右臂”。于是决定派使者出使大月氏。张骞以郎官身分应募,肩负出使月氏任务。

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张骞奉命率领一百多人,从陇西(今甘肃临洮)出发。一个归顺的“胡人”、堂邑氏的家奴堂邑父,自愿充当张骞的向导和翻译。他们西行进入河西走廊。这一地区自月氏人西迁后,已完全为匈奴人所控制。正当张骞一行匆匆穿过河西走廊时,不幸碰上匈奴的骑兵队,全部被抓获。匈奴的右部诸王将立即把张骞等人押送到匈奴王庭(今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见当时的军臣单于(老上单于之子)。

军臣单于得知张骞欲出使月氏后，对张骞说：“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这就是说，站在匈奴人的立场，无论如何也不容许汉使通过匈奴人地区，去出使月氏。就像汉朝不会让匈奴使者穿过汉区，到南方的越南去一样。张骞一行被扣留和软禁起来。

匈奴单于为软化、拉拢张骞，打消其出使月氏的念头，进行了种种威逼利诱，还给张骞娶了匈奴的女子为妻，生了孩子。但均未达到目的。张骞“不辱君命”、“持汉节不失”。始终没有忘记汉武帝所交给自己的神圣使命，没有动摇为汉朝通使月氏的意志和决心。张骞等人在匈奴一直留居了十年之久。至元光六年（前129年），监视渐渐有所松弛。一天，张骞趁匈奴人的不备，果断地离开妻儿，带领其随从，逃出了匈奴王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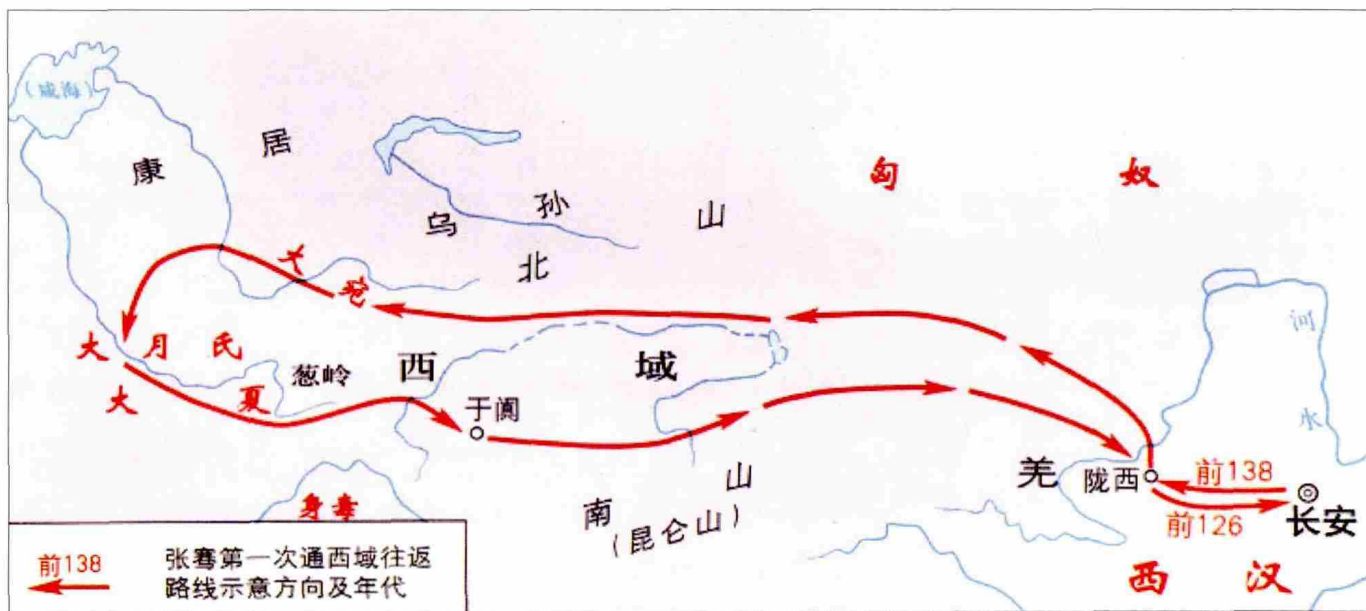
这种逃亡是十分危险和艰难的。幸运的是，在匈奴的十年留居，使张骞等人详细了解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并学会了匈奴人的语言，他们穿上胡服，很难被匈奴人查获。因而他们比较顺利地穿过了匈奴人的控制区。

但在张骞留居匈奴期间，西域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月氏的敌国乌孙，在匈奴支持和唆使下，西攻月氏。月氏人被迫又从伊犁河流域，继续西迁，进入咸海附近的妫水地区，征服大夏，在新的土地上

另建家园。这是一次极为艰苦的行军。大戈壁滩上，飞沙走石，热浪滚滚；葱岭高如屋脊，冰雪皑皑，寒风刺骨。沿途人烟稀少，水源奇缺。加之匆匆出逃，物资准备又不足。张骞一行，风餐露宿，备尝艰辛。干粮吃尽了，就靠善射的堂邑父射杀禽兽聊以充饥。不少随从或因饥渴倒毙途中，或葬身黄沙、冰窟，献出了生命。

张骞到大宛后，向大宛国王说明了自己出使月氏的使命和沿途种种遭遇，希望大宛能派人相送，并表示今后如能返回汉朝，一定奏明汉皇，送他很多财物，重重酬谢。大宛王本来早就风闻东方汉朝的富庶，很想与汉朝通使往来，但苦于匈奴的中梗阻碍，未能实现。汉使的意外到来，使他非常高兴。张骞的一席话，更使他动心。于是满口答应了张骞的要求，热情款待后，派了向导和译员，将张骞等人送到康居（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康居王又遣人将他们送至大月氏。

不料，这时大月氏人，由于新的国土十分肥沃，物产丰富，并且距匈奴和乌孙很远，外敌寇扰的危险已大大减少，改变了态度。当张骞向他们提出建议时，他们已无意向匈奴复仇了。加之，他们又以为汉朝离月氏太远，如果联合攻击匈奴，遇到危险恐难以相助。张骞等人在月氏逗留了一年多，但始终未能说服月氏人与汉朝联盟，夹击匈奴。元朔元年





(前 128 年) 动身返国。张骞等人再次被匈奴骑兵所俘, 又扣留了一年多。

元朔三年(前 126 年)初, 军臣单于死了, 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为单于, 进攻军臣单于的太子于单。于单失败逃汉。张骞便趁匈奴内乱之机, 带着自己的匈奴族妻子和堂邑父, 返回长安。这是张骞第一次出使

西域。从武帝建元二年(前 139 年)出发, 至元朔三年(前 126 年)归汉, 共历十三年。出发时是一百多人, 回来时仅剩下张骞和堂邑父二人。所付出的代价何等高昂!

张骞这次远征, 仅就预定出使西域的任务而论, 没有完成, 因为他未能达到同大月氏建立联盟, 以夹攻匈奴的目的。但如果从其产生的实际影响和所起的历史作用而言, 无疑是很大的成功。自春秋以来, 戎狄杂居泾渭之北。至秦始皇北却戎狄, 筑长城, 以护中原, 但其西界不过临洮, 玉门之外的广阔西域, 尚为中国政治文化势力所未及。张骞第一次通使西域, 使中国的影响直达葱岭东西。自此, 不仅现今中国新疆一带同内地的联系日益加强, 而且中国同中亚、西亚, 以至南欧的直接交往也建立和密切起来。后人正是沿着张骞的足迹, 走出了誉满全球的“丝绸之路”。

张骞出使西域, 不仅是一次极为艰险的外交旅行, 同时也是一次卓有成效的科学考察。张骞第一次对广阔的西域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工作。他不仅亲自访问了位处新疆的各小国和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诸国, 而且从这些地方又初步了解到乌孙(巴尔喀什湖以南和伊犁河流域)、奄蔡(里海、咸海以北)、安息(即波斯, 今伊朗)、条支(又

称大食, 今伊拉克一带)、身毒(又名天竺, 即印度)等国的许多情况。回长安后, 张骞将其见闻, 向汉武帝作了详细报告, 对葱岭东西、中亚、西亚, 以至安息、印度诸国的位置、特产、人口、城市、兵力等, 都作了说明。这个报告的基本内容为司马迁在《史记·大宛传》中保存下来。这是中国和世界上对于这些地区第一次最详实可靠的记载。至今仍是世界上研究上述地区和国家的古地理和历史的最珍贵的资料。

汉武帝对张骞这次出使西域的成果, 非常满意, 特封张骞为太中大夫, 授堂邑父为“奉使君”, 以表彰他们的功绩。

张骞出使西域后, 传入了西域的天马、汗血马等良种马以及葡萄、石榴、核桃、苜蓿等植物, 还有乐器和歌舞。传出的有铸铁、开渠、凿井等技术和丝绸、漆器、金属工具等。获得了关于中原外部世界的丰富知识, 在以后西汉王朝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和匈奴战争中,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此以前, 汉代的君臣还根本不知道, 在中国的西南方有一个身毒国的存在。张骞在大夏时, 忽然看到了四川的土产, 邛竹杖和蜀布。他感到十分诧异, 追问它们的来源。大夏人告诉他, 是大夏的商人从身毒买来的。而身毒国位于大夏的东南方。回国后, 张骞向汉武帝报告了这一情况。并推断, 大夏位居中国的西南, 距长安一万二千里, 身毒在大夏东南数千里, 从身毒到长安的距离不会比大夏到长安的距离远。而四川在长安西南, 身毒有蜀的产物, 这证明身毒离蜀不会太远。据此, 张骞向汉武帝建议, 遣使南下, 从蜀往西南行, 另辟一条直通身毒和中亚诸国的路线, 以避开通过羌人和匈奴地区的危险。汉武帝基于沟通同大宛、康居、月氏、印度和安息的直接交往, 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 达到彻底孤立匈奴的目的, 欣然采纳了张骞的建议, 并命张骞去犍为郡(今四川宜宾)亲自主持其事。

张骞所领导的由西南探辟新路线的活动, 对西南的开发有很大贡献。张骞派出的使者, 已深入到当年庄乔所建的滇国。滇国又名滇越, 因遇有战事

将士们坐在大象上作战,故又叫“乘象国”。使臣们了解到,在此以前,蜀的商人已经常常带着货物去滇越贸易。同时还知道住在昆明一带的少数民族“无君长”,“善寇盗”。正是由于昆明人的坚决阻挠,使得汉朝的使臣不得不停止前进。在此以前,西南各地的少数民族,对汉朝的情况几乎都不了解。难怪汉使者会见滇王时,滇王竟然好奇地问:“汉朝同我们滇国比较,是哪一国大呢?”使者到夜郎时,夜郎侯同样也提出了这个问题。这就成为后世“夜郎自大”典故的由来。通过汉使者的解释和介绍,他们才了解到汉朝的强大。汉王朝从此也更注意加强与滇国、夜郎及其它部落的联系。至元鼎元年(前111年),汉王朝正式设置牂柯、越徭、沈黎、汶山、武都等五郡,以后又置益州、交趾等郡,基本上完成了对西南地区的开拓。

在张骞通使西域返回长安后,汉朝抗击匈奴侵扰的战争,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探险西南的前一年,张骞曾直接参加了对匈奴的战争。元朔六年(前123年)二月和四月,大将军卫青,两次出兵进攻匈奴。汉武帝命张骞以校尉,从大将军出击漠北。当时,汉朝军队行进于千里塞外,在茫茫黄沙和无际草原中,给养相当困难。张骞发挥他熟悉匈奴军队特点,具有沙漠行军经验和丰富地理知识的优势,为汉朝军队作向导,指点行军路线和扎营布阵的方案。由于他“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保证了战争的胜利。事后论功行赏,汉武帝封张骞为“博望侯”,封地即今河南省方城县博望镇。颜师古在《汉书》注中认为,“博望”是“取其能广博瞻望。”这是汉武帝对张骞博闻多见,才广识远的恰当肯定。

元狩二年(前121年),张骞又奉命与“飞将军”李广,率军出右北平(今河北东北部地区),进击匈奴。李广率四千骑作先头部队,张骞将万骑殿后。结果李广孤军冒进,陷入匈奴左贤王四万骑兵的重围。李广率领部下苦战一昼夜,张骞兼程赶到,匈奴始解围而去。此战虽杀伤众多敌人,但李广所率士兵大部分牺牲,张骞的部队亦因过分疲劳,未能追击。朝廷论罪,李广功过两抵,张骞却以“后期”罪贬为平民。从此,张骞离开了军队生活。但张骞所开创的事业并未结束。不久,他又第二次踏上了通使西

域的征途。

二年后,张骞复劝武帝联合乌孙(今伊犁河流域),武帝命张骞为中郎将,率三百人,马六百匹,牛羊金帛万数,浩浩荡荡第二次出使西域。此时匈奴势力已被逐出河西走廊,道路畅通。他到达乌孙后,请乌孙东返故地。乌孙王年老,不能作主,大臣都惧怕匈奴,又认为汉朝太远,不想移徙。张骞派遣副使分别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安息、身毒、于阗、扞弥(今新疆于田克里雅河东)等国展开外交活动,足迹遍及中亚、西南亚各地,最远的使者到达地中海沿岸的罗马帝国和北非。

张骞出使西域,产生了深厚的外交影响。

第一、汉武帝在张骞出使西域后,才开始“复事西南夷”。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回汉后,向汉武帝报告了自己出使过程中所了解到的情况,“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兵弱而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泽,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说明汉武帝是在张骞介绍了道可通大夏后才开始命张骞向西南方向发展的。

第二、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后,汉开始与西域诸国友好往来。张骞二次出使西域回汉,带来了乌孙国的使者,两国才开始在平等的基础上友好交往。

在以后的两年时间内,张骞在乌孙国所遣持节副使也与西域诸国使者相继归汉,此时,汉才与西域有了正式的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友好的交往。为加强西域诸国的联系,汉开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而“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今罗马共和国)、条枝(今伊拉克)、身毒国。”其后,“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人所贵操大放博望侯时”,汉代与西域诸国的外交活动的第一个高潮才开始到来。

张骞的两次西域之旅不仅打开了中国与中亚、西亚及欧洲等国交往的大门,构建了汉与西方国家友好交往的桥梁,同时也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经济的交流和发展,对全世界的文明与进步注入了新的活力,这在文献记载中可以得到证明。